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朱堦

禮記集說卷九十七

宋　衛湜　撰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鄭氏曰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

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

孔氏曰此以下引周武王伐紂大武之樂以明上三者之義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也象武王代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太疾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

世多違背道理武王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理謂恒以道自将也既不違厭道理又能偹舉而行之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己之情欲也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于樂也義立謂武王伐紂之義與立也觀其樂終則知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謂在位者小人謂士庶之等君子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則好行善道小人觀武王之樂音亦聽伏己之愆過也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為大特舉武王之樂者以其利益

最深餘樂莫及故也

長樂劉氏曰先樂而鼓所以警肅其衆俾正心觀舞以知先王之德也大武之作先進三步以見其愼伐之方也終而又始所以法天之行往無不利也復其位以自治所以警飭其民歸其有極也武王伐紂德有極於幽微而舞亦象之不隱蔽也獨樂其志所以嗣文王而行堯舜之道也天下之民携老挈幼以歸之不厭其道之謂也而皆象之以舞焉備舉二帝三

王之道脩而兼用之求以盡斯民之性也不私武王之所欲也

長樂陳氏曰凡兵以鼓進以金止大武之樂先鼓以警戒出而治兵也三步以見方武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往再成而滅商也復亂以飭歸入而振旅也奮疾而不拔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周召之治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倫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凡此又舞動其容而已乃若詩發乎情

則情見而義立者武王仗義以平亂也歌陳乎德則
樂終而德尊者武王偃武以修文也義立則天下歸
之以為王德尊則天下宗之以為君君子履之莫不
惡惡而好善小人視之莫不懋功而聽過移風易俗
天下皆寧由此其本也然則生民之道有不以樂為
大乎 樂書

嚴陵方氏曰鼓陽聲所以作樂凡作樂皆先之以鼓
以是故也作之將以用事用事不可以無戒作之乃

所以戒之也三者數之成三步乃能見方者警戒之故也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方焉作始之謂始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故也始為往終為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舞亂皆坐復亂則還而治亂故也往為出復為歸亂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故言飭焉樂由陽來陽之氣為舒其德為明故容雖疾而不至於拔者以氣之舒故也義雖幽而不至於隱者以德之明故也拔則其

本去矣隱則其文憑矣不拔以見乎容雖疾而本常自若也不隱以見乎義雖幽而文又可考也獨樂其志言所樂在志不特在乎聲而已脩舉其道言所舉在道不特在乎器而已有志則足以達乎道故能不厭其道有道則足以制其欲故能不私其欲志則聖人之所自得故言獨道則天下之所共由故言備在已自得則久而不厭故繼之以不厭其道與人共由則同而無私故繼之以不私其欲情所以本樂之義

故情見而義立樂所以崇君之德故樂終而德尊君子樂而好之則足以成其善小人樂而聽之則足以知其過凡此皆正聲所感故也且君子好其善而積之則足以成名小人聽其過而改之則不至滅身皆生之道也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馬氏曰先鼓以警戒象武王伐紂而誓衆也三步以見方象武王伐紂有漸也再始以著往象武王以紂之不悛而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象武王既勝而歸也

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此武王所以能伐商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也情見而義立象武王伐紂之情見而天下之公義立樂終而德尊言及樂之終而武王之德愈尊武王伐紂所以著其善去其不善故君子因之以勸而好善小人因之以戒而聽過古之言禮者有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言政者則有曰人道政為大而於此則又曰生民之道樂為大此皆以其所備而言之也獨不及刑蓋刑者先王

不得已而用之也

廬陵胡氏曰再始謂每曲一終更發始為之凡再更發始也鄭云象十一年觀兵孟津十三年往伐凡再往也案此經汎論樂不指武王至賓牟賈論武之備再成而滅商乃武王再往之事不應前後謬舛也飭歸謂大抵師出當以嚴歸也極幽幽感鬼神也生養也樂助天地之化育是為大

慶源輔氏曰自先鼓至飭歸言君子治飭之道不振

不隱則以有本故也所謂飾者因其本而文之耳固不可無其本也奮疾謂發揚蹈厲極幽謂無聲然即其容而情自見也獨樂而下又廣言樂舞之義不厭其道謂於道無厭斁也故能偹舉其道以示人而不私於已舜之情見則韶之義立矣武王之情見則武之義立矣作樂所以崇德故樂終而德尊季札之見舞韶箾所以知舜德之不可加也君子小人有感於樂則心和君子之心和則好善小人之心和則聽過

聽過謂知其為過而退聽以改之也

黄氏曰樂終而德尊謂象武王應天順人伐紂成功王有天下之尊君子以好善者君子觀武王之樂知武王之德以至仁伐至不仁救天下塗炭競好行仁義之善道也小人聽過者謂小人之心本不好善觀武之樂知天道福善禍淫紂以暴亂而滅咸聽知其過亦草心從善也

金華應氏曰先鼓以嚴其警戒者司馬法所謂平旦

三通者自三步而積也三步以見其所向之方不待乎六步七步也盖武王觀政於商諸侯皆欲伐紂而武王以為未可也再整綴兆以為之始明白洞達以著其往所謂今朕必往是也行列以環繞之以治整亂而飭其歸所謂大告武成也發揚蹈厲之已蚤可謂奮疾矣而不失之暴舒徐和緩之象也遲之遲而又久可謂極幽矣而不失之隱明白洞達之心也靜而自守則獨樂其志所謂聲滛及商非武王之志動

而有為則偏舉其道所謂周道四達禮樂交通也獨樂疑於可厭而不以為厭者有道以為樂偹舉雖曰可樂而不私其樂者無欲以為累也君子樂得其道令乃好善而進於道小人樂得其欲令乃聽過而抑其欲聽者退聽而自省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鄭氏曰施言樂出不反禮有往來也自由也

孔氏曰此明禮樂之別報施不同作樂使衆庶皆聽之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也故禮言報也又廣明上意若武王民樂其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名樂以受施處立名也若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章德報情又覆説報施之意言樂施而不報是章明其德也禮有恩則報以人意言之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長樂劉氏曰樂象功德以勸於後世故曰施也禮將誠信以反於本初故曰報也闡樂而自強於善故曰樂其所自生也被禮而必答以敬故曰反其所自始也是以禮樂行而章德報情反始之道達乎天下

長樂陳氏曰樂由陽來天道也禮由陰作地道也天覆萬物施其徳以養之與而不取故曰樂也者施也地載萬物因其材而長之與而取之故曰禮也者報也春夏散天地仁氣而之乎施秋冬歛天地義氣而

歸乎報施者天下之至德報者天下之大利仁近於樂而主施義近於禮而主報亦是意也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報之道也離而言之則然合而言之一於反始而已禮器主乎禮故先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而以樂樂其所自成繼之樂記主乎樂故先言樂樂其所自生而以禮反其所自始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所自始者蓋天下之理粗而顯者聖人未嘗不欲微

之以之神妙而幽者聖人未嘗不欲闡之以之明禮也者微而之神故推而上之有及於所自始樂也者闡而之明故推而下之有至於所自成樂書

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生育為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朴為事故禮主於報樂主於施故樂其所自生禮主於報故反其所自始樂其所自生者樂其成於此而生於彼則有施之象焉反其所自始者反其終於此而始於彼則有報

之象焉舜主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王主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樂樂其所自生故章德禮反其所自始故報情章德樂其德之發于外也情之為言實也因其實而報之則有反始之意也魂陽物也報之以燔燎羶薌魄陰物也報之以黍稷心首此報情反始之意也禮言報情反始則

知樂章德樂生也蓋文之省

新安朱氏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知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由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内之德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

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耳

四明沈氏曰樂能發人之善心禮能還人之善心發之而不還之則亦何所安止哉

金華邵氏曰施有出而與之之義報有反而歸之之義樂者順人情而為之者也人有此情聖人則為樂以樂之故曰施惟施故樂其所自生生謂情所生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人情流而不反聖人則為禮以反之故曰報惟報故反其所自始始謂情所

始也樂章德所謂施也如韶以象紹堯武以象武功豈非施乎禮報情反始所謂報也如君臣則反乎君臣之初父子則反乎父子之初豈非報乎禮報情反始不必作兩句則義明矣

金華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復而還於内故曰報韶濩夏武皆章德而導和祭饗朝聘皆報情而反始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鄭氏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

孔氏曰此又明禮報之事諸侯守土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物報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略之大輅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象輅四衞則革輅蕃國則木輅而

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寳龜之中並以青黒為縁天子既與之大輅龍旂及寳龜占兆又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禮在於豐大故其車則大輅天子之徳在於變化故其旌則龍旂車旂所以重國寳龜所以蔽國謀諸侯以重國體蔽國謀為先而以自養為後故從之以牛羊之羣而使之有以自養此

其贈諸侯之道也

又樂書曰殷尚質其大輅則木輅而已周尚文其大路豈玉路歟周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為大路明矣大輅天子之車所以贈諸侯蓋殷制非周制也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杜氏以為金輅蓋周天子之輅以玉為大諸侯以金為大大夫以草木為大其為大同其所以為大異矣周官司常交龍為旂析羽為旌別之

則旌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旌爾雅曰屬縿為旒旒亦謂之縿旆以纁則旒蒨矣左傳謂蒨茷是也升龍素則降龍青矣青陽也仁之色也素隂也義之色也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火火以養信蓋殷天子之旌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王乘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青入為黑北方之色也而知於是乎葳黑出為青東方之色也而仁於是乎顯青黑

緣者天子之寶龜為其能顯仁藏知也以其有安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車以其有君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旂以其有守國之知故報以天子之龜以其有養民之道故報以牛羊之羣車服以庸其意如此嚴陵方氏曰輅即路也輅有五曰玉曰象曰金曰革曰木然周之所以賜諸侯者雖同姓不過金輅而已玉輅則以祀而不以封焉此言大輅即金輅以其贈諸侯者無大於此也故春秋傳言分魯公以大路大

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以至凡受之於王者亦得謂之大若鄭子僑叔孫穆子皆稱大是也旂以辨為言龍陽德之用也九陽數之極也諸侯體人君之道故飾以陽德之用居人君之位故備以陽數之極以辨為言則無敢僭擬于天子青為少陽之色黑為重陰之色謀之於龜不過欲知陰陽而已然以巾覆之於上又以藻藉之於下特以之為緣何也蓋諸侯非敢專亦循緣於天子而已故

必天子之所贈然後敢以為寶也贈諸侯也以龜諸
侯饗天子亦以龜者不敢自專其知也贈諸侯以龜
者與之共守其寶也故經曰諸侯以龜為寶牛羊者
燕饗之所用則用之末也非所先焉故曰從之
馬氏曰天子之卜筮用天地四方之龜天龜元地龜
黄東龜青南龜赤西龜白北龜黒至於青黒緣之龜
者天子之至寶也然則大輅龍旂寶龜皆以贈諸侯
何也蓋天子以十二為節大路繁纓十二就旂十有

二旒青黒緣之寶龜長尺二寸公以九為節侯伯以七為節子男以五為節然則大輅與旒青黒之寶龜賜以上公之禮也

金華邵氏曰樂為施禮為報諸侯得乘大輅建龍旂用青黒緣龜又從以牛羊之羣若幾於極其所施而無節矣記者一言以該之曰此所以贈諸侯以見非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則禮之為報蓋昭昭矣

金華應氏曰以其安民故報以車以其君民故報以旂以守國故報以黿以物民故報以牛羊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説管乎人情矣

鄭氏曰理猶事也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也

孔氏曰自此至天下也名為樂情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故云理變易换文也樂主相親是統領其

同禮殊貴賤是辨別其異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不過於此是包管於人情也

橫渠張氏曰禮者理也欲知禮必先學窮理禮所以行其義知理乃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夫立本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禮文殘闕惟是先求禮之意然後可以觀理

嚴陵方氏曰樂之所可變者文而已至於情則不可

變蓋情主於和而有常故也禮之所可易者制而已至於理則不可易蓋理主於節而有定故也前言樂者為同禮者為異而此言樂統同禮辨異蓋統同有別於為同辨異有別於為異為則有人為存焉若乾之統天復之辨物曷嘗為之哉是以前則繼之以禮樂之事此則繼之以禮樂之說也說可言而已事則有所為矣管者有所主治相為終始之謂禮樂出乎人而還以治人故其言如此

馬氏曰先王之為樂未嘗不順於人情以其情不可變也先王之為禮未嘗不因於人理以其理不可易也樂動於內故以情言禮動於外故以理言樂者和也凡同者則統之禮者節也凡異者則辨之禮樂於人情無不包也

李氏曰樂者為同而其同也因其自同而樂者統之而已禮者為異而其異也因其自異而禮者辨之而已故曰樂統同禮辨異

慶源輔氏曰情之極然後形之聲音播之金石而為樂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尊卑上下之理截然不可亂聖人則因而制為之禮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者天地之和故統同禮者天地之序故辨異禮之說不外乎辨異樂之說不外乎統同

金華應氏曰禮樂之說荀子說字作統

金華邵氏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憂者不可以為樂和者不可以為乖豈非情不可變乎上天下澤先王

以之制禮尊者不可使卑親者不可使疏豈非理不可易乎惟情不可變故樂之為教能統天下之同而不使之睽蓋天下同此情故也惟理不可易故禮之為教能辨天下之異而不使之無別蓋天下同此理故也有以辨之則同者以異而分有以統之則異者以同而合如此則天下之人情皆管攝乎禮樂之中而無所遺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

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鄭氏曰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

孔氏曰此經廣明禮樂之義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不可變易是知變也能窮極人心知内外改變樂之情也顯著誠信退去詐偽禮之常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偩依地之情樂出於天遠近和

合是須依天之情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又能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樂使上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領父子君臣也

長樂陳氏曰自哀心感者其聲之變也噍以殺以至樂心喜心怒心敬心凡感於聲之變者皆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

所以爲樂之情也易以窮神知化爲德之盛則窮本知變其樂情之至歟誠者性之德僞者性之賊君子於禮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非去僞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僞則全於天真而不汨於人僞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有禮者此也禮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傾而出之也蓋天地

之道其明為禮樂其幽為神明其位為上下其物為精粗内之為父子外之為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償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樂書 又曰樂所以償天之情而達神之德禮所以償地之情而

達明之德則神之在上者無不降神之在下者莫不興至於凝是精粗之體則主於樂以其為天地之和而百物皆化也領父子君臣之節則主於禮以其為天地之序而羣物皆别也

馬氏曰窮其在心之本則不放其良心知其在物之變則不遷於外物不放其良心不遷於外物則樂莫大焉故為樂之情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别此天地之情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能興禮樂

則其和節至於與天地同故曰禮樂偵天地之情

新安朱氏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偽也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尅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隂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尅去偽則誠著所以樂記内外同異

只管相對說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說

嚴陵方氏曰偩者言負之而行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言神則知明之為人言明則知神之為幽禮以節之使有別樂以和之使無乖此神明之德所以達也若燔柴于泰壇以祭天瘞埋于泰折以祭地是禮降興上下之神也六變而天神皆降八變而地示皆出是樂降興上下之神也羣物皆別者禮所以凝精粗之體也百物皆化者樂所以凝精粗之體也承上令

下之謂領領君父之節所以承上也領臣子之節所以令下也禮運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此領其節有見於禮矣記者言君臣莫不和敬父子莫不和親此領其節有見於樂矣必曰節者父子之尊卑君臣之貴賤皆有自然之節故也内之父子外之君臣皆足以領其節則人之大倫盡於此矣

山陰陸氏曰偩猶所謂背藏也偩天地之情以徼顯達神明之德以闡幽噓則流行吸則凝體精者其氣

歟粗者其魄歟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其斯之謂歟

金華邵氏曰偩載也天地之情隱於造化禮樂則偩之而出神明之德行于幽冥禮樂則達之而顯上下之神寓於兩間禮樂則降興之而使合於此則禮樂之用皆自然而非偽為者故以之凝為精粗之體精者其至理妙用粗者其繁文末節也方是理散於天地神明與夫上下之間固無所依據及其凝而為體

以領父子君臣故大人一舉禮樂則天地之理皆昭著而不可掩蓋析而言之則天地上下之神固有異名合而言之則神明與上下之神其實皆天地之造化耳此所以禮樂一舉而天地自昭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鄭氏曰天地將為之昭焉明也訢讀為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䚡曰骼昭蘇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内敗曰殰殈裂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和生養萬物為之昭著之事但天地訢合以下惟論樂不論禮記者主在於樂樂功既爾禮亦同也熹合者熹謂蒸動樂能感動天地之氣使下降上騰也言體謂之

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也天體無形故氣曰煦地體有形故體曰嫗此對文爾其實地亦氣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區者鉤曲而生出菽豆是也羽翼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角觡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觡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蟄伏之蟲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得昭蘇似闇而遇曉死而更息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而天地官矣大人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将為昭焉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隂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訢合而化醇隂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皆茂區萌則上達自物之有情者言之羽翼奮則飛者舉矣角觡生則走者舉矣蟄蟲昭蘇則鱗介之物遂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蕃矣胎生無

内敗之殰卵生無外裂之殈則樂之道歸是矣樂書

延平周氏曰所謂大人者豈非識禮樂之文而能述者乎和同天地而無間發育萬物而不遺此樂之道歸焉耳

嚴陵方氏曰舉禮樂而錯之則天地節和之道散於萬物而可見故言天地將為昭焉將與將有為之將同有先天而天弗違之意且舉非作也故不謂之聖非述也故不謂之明特舉而錯之散於事業而已故

以大人言之天地訢合然後陰陽相得下文所言乃其效也歸言歸功於樂也上兼言舉禮而此止歸功於樂者有地道無成之意

馬氏曰禮樂偩天地之情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之情可知自天地訢合以至於不殰不殈此皆天地將為昭焉之事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此言其氣之和也自草木茂以至卵生不殈此言其氣之和而物不失其性也夫天地生物之功至於如

此之妙者皆起於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蓋樂所以和人心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無不應言樂則禮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區讀如字岐別為區莊子曰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蓋萌一而區二若今茶言一槍二旗是也據此所謂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尚聖人之餘事也

慶源輔氏曰煦嫗覆育以此四字形容天地相為生

物之理區萌當如字陸氏說優已成曰茂已生曰達飛鳥以羽翼奮為成走獸以角觡生為壯羽翼奮角觡生已生者得遂其成嫗伏孕鬻已遂者得孳胎不殰卵不殈者未生者得生上所言非樂不能使之然故歸之於樂之道焉耳盡辭也

金華邵氏曰歸焉者謂此可歸之於樂而不可歸之他也

金華應氏曰歸者言樂之用復歸於此也蓋樂者出

而不反疑其不能復歸也而至和所感羣物受之復凝結而會聚是樂之歸也　又曰王者以其位配乎天地故作禮樂以官天地大人德合天地則舉禮樂以昭天地制作成始也舉者成終也官天地者贊天地而育萬物也昭天地者本人情而承天地也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偵之以闡幽也天地之道明為禮樂幽為鬼神位為上下物為精粗内為父子外為君臣先王本天地之

序以制禮本天地之和以作樂及舉禮樂則天地之
情可見矣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
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
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
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鄭氏曰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
本知變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

禮儀皆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

孔氏曰自此至下也明禮樂有本本貴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則可以制於天下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黄鍾以下唯是樂器播揚樂聲非樂之本故童者舞之鋪筵席而下所以飾禮是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北面鼓弦言其處卑也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為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在主人之後皆知禮之

末節故位處卑賤也

長樂陳氏曰陽六為律黄鍾其首也陰六為吕大吕其首也作樂必奏律歌吕則黄鍾大吕合而和聲者也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干鉞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皆樂之末節而非其本故童子舞之鋪筵席司几筵之職也陳尊俎司尊彝冪人外饔之職也列籩豆籩人醢人之職也即是而以升降為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有司

掌之仲尼之告子張不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為禮而以言而履之為禮不以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為樂而以行而樂之為樂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得乎聲詩之意南面而立者人君也辨乎聲詩之用北面而弦者樂師而已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古者祝

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禒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則辨喪禮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末節言非禮樂之本數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内則言成童舞象則舞樂固童者之事孔子言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則掌禮固有司之事律言首以該乎末堂上之

音言上以該乎下干揚者武舞所執言武以該乎文
以至言筵席以見几御言尊俎以見𠔽彝言籩豆以
見簠簋皆互相明耳樂師即太師也以樂人所師故
謂之樂師猶工人所師而謂之工師也聲詩即歌詩
也以歌者尚聲故謂之聲詩北面則非尊位弦謂鼓
琴瑟堂上之樂樂師雖北面亦在堂上從南北分尊
卑也商尚質而喪禮以質為主故使之辨喪禮
馬氏曰言童者舞之則知非達樂之意也言有司掌

之則知謹守其掌職而已蓋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之意樂之託於聲音節奏者非樂之妙也故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弦禮之托於形名度數者非禮之妙也故宗祝辨宗廟之禮則後尸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宗廟之禮主於敬而敬之所主在尸喪之禮主於哀而哀之主在主人商祝則知周兼用二代之禮

延平周氏曰有司之所知童子之所能者禮樂之末

而聖人之與民同者也如其禮樂之本則豈非聖人之所獨得而與百王同者乎
慶源輔氏曰末對本之稱本末一理也在人知之如何耳非舍末之外别有所謂本也此皆自局於形名度數之間而不能即事以求理即數以求義也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鄭氏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

也後謂位在下也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法

孔氏曰以道德成就故在上則君上及主人之屬藝術成就故在下如樂師之屬行成則德成矣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為謂之事人有多少品類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乃可制禮作樂以班天下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得之斯為德行之斯為行能之斯為藝執之斯為事德必有行而行不全德

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全藝者有矣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事也祭統曰禘嘗之義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是觀之禮樂之本在人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哀在主人祝相尸主以接神特以辨其事而已是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下使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

敢不承事者豈有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施而已樂書

延平周氏曰樂師不得弦於南面宗祝不得先尸而商祝不得先主人者以其有藝而非德有事而非行此先王所以詳辨其上下先後蓋將以制於天下也

嚴陵方氏曰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德則反本藝則務末故其成也以上下為異位行施於此而後事作於彼故其成也以先後為異序故君子於德必有

據焉藝則游之而已於行必有脩焉事則節之而已夫上下有位先後有序則足以為法於天下矣蓋制而用之謂之法故也

馬氏曰德者行之緼行者德之發事者藝之散藝者事之總德與行賢者之所能而治人者也藝與事賤者之役而治於人者也蓋有見於下而無見於上有見於先而無見於後者皆一曲之士也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而宗廟之敬主於尸則不廢於宗祝

喪之哀主於主人則不廢於商祝而禮樂之本亦不廢於末節此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也然而至於本則尤為君子之所務也

山陰陸氏曰此外王之事也若所謂内聖孰為上下先後是倫也非制也

慶源輔氏曰德成而上非遺其藝也藝成而下則局於藝者爾行成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則役於事者爾本末具舉精粗不廢得道之全體然後可以

制作禮樂以示天下

禮記集說卷九十七

禮記集說卷九十八　　宋　衛湜　撰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

孔氏曰自此至合之也明魏文侯與子夏問答古樂

今樂之興身著端冕明心恭敬也端冕玄冕也凡冕服其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言古樂何以樸素如彼使人不貪至於卧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不知其倦也

長樂陳氏曰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黄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韶禹之夏殷湯之濩周武之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

辟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莊周曰大聲不入里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豈謂是耶葢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惟恐卧於新樂則在所内而不知倦此其問所以有彼此之辭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祭服聽樂猶檜君以朝服逍遥其好鄭衛之音不已甚乎樂書

延平周氏曰古樂和而雅感於人也深唯意誠者知

其所以樂新樂淫而靡入於人也易故聽其音者不知倦

慶源輔氏曰古樂古人之心聲也今樂今人之心聲也其心不古而使之聽古人之樂是猶以大羮玄酒而陳之於饕食者其不唾去也幸矣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鄭氏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樂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太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鼓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孔氏曰此經明子夏對文侯古樂之體言古樂進退如一而不參差樂音和正寬廣而無姦聲弦匏笙簧

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拊即鼓之類擊鼓必擊拊鄭引周禮大師職謂大師登歌令奏時先擊拊下管令奏時先擊𫎇證此經擊拊也始奏以文謂始奏樂時先擊鼓復亂以武謂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鐃也金屬西方可為兵刃故為武鼓主發動衆音故為文治亂以相者相所以輔相於樂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訊疾以雅者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君子於此時語說樂之義理

道古言君子作樂之時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

長樂陳氏曰旅之為義生於師旅之旅其陳足以成列也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進退成列耶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容姦矣進旅退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焉抑又作之堂上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維

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干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刺者矣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樂終於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故明樂之君子於是語以告之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好善而聽過者矣樂書 又禮書曰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

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為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即相也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蓋樂者正也賓出而舂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不失正也賓出之奏雅有祴樂則工舞之奏雅各以其舞之曲歟

延平周氏曰進退以旅者言其齊而有儀和正以廣

者言其美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其序始奏以文者本乎仁復亂以武者制以義相雅皆樂器名也以其節樂而能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謂之相以其趨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古樂之作也如此故君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其所以為古樂也

嚴陵方氏曰進旅退旅言進退之整如師旅之陳也樂所以交歡師所以禦難於交歡之際乃若禦難之

整則君子之樂豈或至於淫荒而生患哉故進退必為之旅也和足以合生氣正足以感順氣凡以言其樂之聲也弦匏笙簧則舉八音之樂凡以言樂之器也始奏以文謂擊鼓而作鼓聲為陽故謂之文復亂以武謂擊鐃而退鐃聲為陰故謂之武復亂謂復有所治也治亂而使之理乃所以助樂之和故曰治亂以相訊疾而使之節乃所以正樂之失故曰訊疾以雅訊亦治也語即大司樂所謂樂語也道古即語也

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氏釋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葢謂是矣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言雅樂足以致此也古樂之發言樂之發見於事者如此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慶源輔氏曰此進旅退旅四字形容古樂已盡和正以廣和而不流便有廣大之意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所謂一張一弛也

馬氏曰始奏以文者所謂先鼓以警戒也復亂以武

者所謂復亂以飭歸也語者所謂既歌而語以成之也古者於旅也語而語者語其父子君臣長幼之節而合德音之致既語而又有以道古道古者道上古之治而以明其作樂之意也

横渠張氏曰治亂以五成而分之時也周召之事故以相言之相者器之名然因周召之事名之以記其節訊疾以雅是發揚之事也雅亦器之名雅既為正必在中處當發揚蹈厲之時亦以此物記其節雅者

正也故以文王為大雅出車還率為小雅治亂以相為周召作訊疾以雅為太公作於旅也語謂唯是語樂言不及他飲射之際亦當如是

藍田呂氏曰訊疾以雅擊雅以任舞者之進也治亂以相拊相以治舞者之亂也舞者之進以象發揚蹈厲不可得而緩也其舞既急行列不能無亂故武亂皆坐拊相以節之使正其行列復不可得而急也故訊疾為太公之志志以伐商而不可失治亂為周召

之事歸馬散牛不復用兵教之以禮樂者也

濂溪周氏曰古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澹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澹且和焉澹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

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也亂男

女之尊卑獶或為優

孔氏曰此經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體新樂謂今世淫樂也俯謂俯僂曲折行伍雜亂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作樂之時及有俳優侏儒短小之人舞戲如獮猴間雜男女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禮既與古樂乖違樂雖終不可語道於古也

延平周氏曰進退皆俯非有儀也姦聲以濫非和正也溺而不止非所以為廣也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

知父子非有序也樂終而語今則無倫道古則有悖此其所以為新樂也

嚴陵方氏曰夫屈伸俯仰樂之文也一屈一伸一俯一仰樂乃成文今則進退皆俯豈所以為樂之文乎姦聲所以感逆氣若濫若鄭音之好濫溺若文侯所問之音言流而不知反也倡優侏儒皆淫樂以之為戲也獶即猿也戲若猿獶之無辨故言獶雜子女獶雜故不知父子父子者人之大倫不知父子故樂終

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馬氏曰聲既以濫而失節又雜之以侏儒女子則樂之淫益甚也語者語君臣父子之節而不知父子則樂終不可以語道古者道其治古之隆而淫聲起於亂世則於古無以道

山陰陸氏曰惡不頓進濫而後溺溺而不止然後浸淫乎獶雜是之謂反

慶源輔氏曰進俯退俯有慚怍之意其曰古樂之發

如彼新樂之發如此而使文侯自得之此子夏所以善啓君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鎗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

孔氏曰古樂有音聲律吕今樂亦有音聲律吕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乃為樂音則心邪聲亂

不得為樂是不同也

長樂陳氏曰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為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直衆庶之見耳孔子惡鄭聲之亂雅及顔淵問為邦而告以韶舞子夏所學則孔子也故必叩其兩端以盡陳善閉邪之道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

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嚴陵方氏曰有音而後有樂則樂與音相近而所以為樂者不止於音故曰近而不同

馬氏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樂與音蓋相近而不同矣至於子夏之意則異於此蓋文侯所問雖先王之雅樂而其意之所存者鄭衛之淫聲也此子夏所以言鄭衛之淫聲不足以為樂而可以

謂之音而已孟子言今樂由古樂在於與民同樂而已究其實則古今之樂不同猶天地之異也

慶源輔氏曰先言聲樂之異後又言君之所好者溺音正之以漸也不然文侯有不復問矣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

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鄭氏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德音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敎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子夏與文侯問答古樂之正大當
當謂不失其所案禮緯含文嘉云君為臣綱父為子
綱夫為妻綱是為三綱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
叙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六紀也弦歌詩
頌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也經引詩云大雅皇矣
之篇鄭註德正應和以下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詩
言王季之德既正天下應和故其音莫然而靖其明
可以照臨四方施惠勤勞不私於己廣及等類教誨

不倦能為人師長慶賞刑威能與人作君故能王此大邦慈和徧服又能擇善而從之王季之德如此可以比擬文王無可耻悔左傳引此詩皆以為文王謂比校文王之德事事皆美無可悔恨與詩文互意别也王季既受天福祉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詩云德音此經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民有德人之和也五穀昌天

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然後内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貞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也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為德音之

樂邪周之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不過虡業維樅賁鼓維鏞矇瞍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樂豈不原於德音邪樂書

嚴陵方氏曰天氣下而地不應地氣上而天不應若是則逆矣非所謂天地之順也春或雪霜大蟄夏或草木零落若是則忒矣非所謂四時之當也民之有德以其有恒産故有恒心也五穀昌以時和歲豐也疢熱疾也妖則左氏所謂地反物為妖是也祥與亳

有祥之祥同疾疢則災之加乎人者妖祥則災之加乎物者疾疢不作而無妖祥凡此之類則知天地之間至纎至悉無不當於理矣故曰此之謂大當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弦歌詩頌故曰此之謂德音樂者德之華故德音之謂樂

馬氏曰天地順而四時當以至疾疢不作而無妖祥者言和之極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亦不足以為樂故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定由父子而推之則盡其親疎之序由君臣而推之則盡其貴賤之等疎不得以間於親賤不得以覬覦於貴如此則上下之志定矣大曰綱小曰紀書曰若網在綱記曰紀散而衆亂則紀綱者衆目之總也紀綱正無所不正矣故言作為父子君臣而卒之於天下大定自天地順而五穀昌以至於天下大定則其和與節無所不具矣然後寓其和節之意於形名度數之間故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之謂德音德音

之謂樂德音者言其有德之音也然作為君臣父子必在於天地順五穀昌之後者蓋天地四時失其當而五穀失其昌則彼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詩之所謂莫其德音者非在於樂而記者以樂言之則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也記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克明言明於善也類亦善也書曰自底不類此言其止於善也克長者其德可以長於人克君者其德可以君於人可以長於人可以君於

人然後能王此大邦而克順克比也克順者言民順之而不逆克比者言民輔之而不貳此大王之道也而比於文王則其德又不止於此故其德靡悔靡悔者賢人之事也無悔則聖人矣其德至靡悔則仰有以受福於天而俯有以施澤於後世故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凡此者皆以其莫然清淨之德音至於如此

廬陵胡氏曰父子紀綱閨門君臣紀綱朝廷禮緯引

三綱不經之論今所不取

慶源輔氏曰紀綱正而天下大定葢天下以序而後定樂以定而後作正六律然後可以和五聲和五聲然後可以弦歌詩頌詩即今之風雅頌即今之三頌也此詩雖言德音而不言樂然既曰德音之謂樂故可引以為據耳要之樂之功亦可以致此此子夏可語詩之一端

講義曰父子君臣是人倫所固有者而曰作為何也

人固有父子未必有父子之恩人固有君臣未必有君臣之義必待聖人作為禮節以明之如書所謂勑我五典五惇哉此紀綱正矣人倫既正天下復有何事故曰大定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鄭氏曰君之所好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者非樂也文侯問溺音何從出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鄭宋齊衛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

孔氏曰此經子夏與文侯問答溺音所出也濫竊謂男女相偷竊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溺沒也宋音所安惟女子所以使人志沒溺即前所

謂溺而不止也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為別音者濫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於好濫也上云鄭衛之音則鄭衛亦淫聲也又此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淫聲也而經惟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不云女色者案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煩志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驕志故總謂之溺音也

延平周氏曰德音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長樂陳氏曰志滛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為德音之樂也

蓋樂所以放滛亦所以誨滛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故放滛章德古樂之發也樂書

馬氏曰鄭音好濫而使人之志滛宋音燕女而使人之志溺衛音趨數而使人之志煩齊音敖辟而使人

之志喬祭祀之所用在和與敬鄭淫宋溺則失於敬衛煩齊喬則失於和是以不可用之於祭祀也

山陰陸氏曰前言所好者音也今乃言所好其溺音乎是引其君有漸也蓋詞不廹切而意已篤至古之人多如此四音淫志為甚溺志次之煩志喬志又次之

慶源輔氏曰既云德音而不及溺音乃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乎疑辭也所以致文侯之問而後語之

也不然則將勃然如宣王矣四國之音在當時如此

宋音其紂之遺乎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

以和何事不行

鄭氏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

孔氏曰此經子夏重為文侯明正樂此詩周頌有瞽

之篇言樂音敬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施於

政教何事不行也

長樂陳氏曰古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以禮雝雝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内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況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耶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此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肅陰事也而禮由陰作以敬爲主雝陽道也而樂由陽來以和爲主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樂中之禮於是見之矣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以是而

已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鄭氏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

孔氏曰此經子夏勸文侯謹行古樂以此化民無不從也引詩厲王大雅板之篇

嚴陵方氏曰言人君謹其所好惡則以戒文侯之好

溺音故也君則指其人上則指其位

馬氏曰夫鄭衛之音其效至於如彼而和與敬其效至於如此則為人君者其好惡不可不慎也君者臣之倡上者下之儀臣則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

廬陵胡氏曰好惡謂好古樂惡新樂也誘謂導之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

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鄭氏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為簨虡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

孔氏曰此經論聖人作為道德之音以示後世也柷形如漆筩中有椎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四鉏鋙

篪七孔塤六孔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簫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自擊鼓革也椌楬木也其聲質素

故周語單穆公云草木一聲註云一聲無宮商清濁

是也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鐘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楯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矣又用干戚旄羽以舞動之則可以用於宗廟之中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又用於廟中以接納賓客賓入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是也又用樂體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若聞樂知德施于子孫是示後世使聽之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數者寓之器是故作革以為鞉鼓而鞉所以兆奏鼓者也作木以為椌楬而楬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為壎而始有所倡作竹為箎而終有所和則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椌而楬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而箎應之中聲以和焉蓋弦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鞉鼓椌楬壎箎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聖人既作為六者之器以

寓德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為鍾磬宣之匏絲以為竽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干戚舞文以旄狄所以動其容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而幽足以交於神獻酬酳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夫樂之在器以鼓為君以相為相在聲以宫為君以商為臣歌在上而貴舞在下而賤凡理之形見於樂者未有不寓

貴賤尊卑長幼之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於其間不言柷敔而言控楬者柷以中虛為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椌敔以伏虎為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楬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聲之伏也樂由之止亦陰陽之義書曰合止柷敔樂書

嚴陵方氏曰鞉革音也椌楬木音也壎土音也篪竹音也至於鍾則金音也磬石音也竽匏音也瑟絲音也凡此八音畧備矣而又干戚旄狄以舞之於是樂

成焉故足以祭先王之廟如下所言諸事也獻酬酢見鄉飲酒鮮酳即後言執爵而酳是也則獻酬酢所兼用也尊卑以上下言長幼以先後言禮樂之際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者常先賤者常後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足以示後世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即次序也以其所主治故曰官經有言干戚羽旄有言鍾鼓干戚有言羽籥干戚有言弦歌干揚有言干戚旄狄其言各不同何也蓋干戚干揚皆武舞也羽旄羽

籥旄狄皆文舞也干則盾也戚則斧也揚則鉞也干以自蔽戚揚以勝人武之事如斯而已旄以示愛羽以示飾籥則六律之所生狄則五色之所備文之事如斯而已所舉雖各不同所以主文武之事言之則一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

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鄭氏曰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石聲磬磬當為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廉廉隅也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為最讙以立動闐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為歡動或為勳有所合

謂以聲合成己之志

孔氏曰此一節論樂器之聲各别君子聽之思其所用之臣金鍾之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號令威嚴則軍士壯氣充滿而武事可立也石聲輕清故磬磬然能分明辨别既能明别節義則不愛死也哀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怨以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也竹聲既犨聚故能立會以聚衆笙以匏為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為體揷竹

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鼓鼙之聲使人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五者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君子謂知禮樂之情者聞聲達事非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合成已之志意

橫渠張氏曰所謂至誠動金石只爲人能感動譬之鼓鍾其武者叩之則怒其悲者叩之則悲如此可必謂擊鍾而求鼓音則却無是理

長樂陳氏曰樂聲有陰陽之殊人事有陰陽之辨則樂之與人常相象而未常相異君子聽樂之聲而思人之才則有所合而無所戾矣盖鍾聲為兊石聲為乾絲聲為離竹聲為震鼓鞞為坎鍾聲鼓鞞陰也陰以嚴厲堅勁為事故鍾聲所以象武臣石聲所以象死封疆之臣鼓鞞所以象將帥之臣絲竹陽也陽以純潔滋養為事故絲聲所以象志義之臣竹聲所以象畜聚之臣盖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内小人樂得

其外樂得其内故必思其所象樂得其外則務其鏗鏘而已魏文侯之不倦新樂盖亦不過於五者而未及其所象此子夏所以致曲而深諭之也然君子必思畜聚之臣何也盖君子聚人以財而理財以義則其思畜聚之臣欲其免於急與不足之患而有以備凶旱水溢之災使民不至於菜色而已此所謂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其與夫冉求之聚斂有間矣　又樂書曰鍾於五行為金於五事為言於五藏為氣於

五性為義金則奏而為鏗鏘言則發而為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横方其義所以立武此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音為石於八卦為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别乾則其行剛健而不陌有别所以立辨不陌所以致死此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同出於絲絲聲則噍殺而哀潔静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竽笙簫管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比而會有聚衆之義焉此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鞞則為

草聲一也士譁而讙羣趨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所以思將帥之臣也盖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埸有志義之臣則内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治有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為國之道無競維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誠有所合之也言鍾聲鼓鞞之聲則知絲之為琴瑟竹之為竽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鍾之為金鼓鞞之為草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鍾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

聲清之類見矣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草木一聲言草則木在其中矣就八音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惟君子為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為罄字之誤豈經旨哉

嚴陵方氏曰其聲温柔者足以悦人其聲堅強者足以警衆而號令所以警衆也故鏗以立號警衆則所

及者廣故號以立橫橫者廣也從順為文橫逆為武故橫以立武磬聲作乎上衆聲依乎下上下有辨南交而物以之生北辨而物以之死故辨以致死聲之細莫如絲陽以大為樂陰以細為哀樂則舒而無疆界哀則戚而有分際廉者分際之謂有分際所以立已故廉以立志立志者立已之謂也竹聲濫濫者汎濫之謂淵而靜而與物分流而動乃與物合故濫以立會分之則散會之則聚故會以聚衆鼓以作為事

默則靜讙則動靜則止動則進蓋樂之聲作乎彼君子之思感乎此則以彼之情有以合乎此之意故曰有所合之也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而樂以聲為主故此以鍾磬為首然金尤為善鳴故以金石為序琴瑟者堂上之樂竽笙簫管者堂下之樂故又以絲竹為之序凡作樂皆曰鼓樂由天作終則有始故以鼓鞞終焉竽笙為匏簫管為竹合言之者竹而已衆音皆言其聲之狀獨於石則直言磬者以石止可

以為磬也蓋八音之中唯土與石止可以為塤磬畜若易所謂畜物之畜聚若易所謂聚人之聚畜聚之臣則異乎聚斂之臣矣將帥亦武臣或於聽鐘聲思之或於聽鼓鼙之聲思之何也謂之武則存乎所守之志而已謂之將帥則見乎所行之事焉鍾金音也鼓草音也軍旅之法以草而進以金而止故其别如此

山陰陸氏曰武之事横矣磬盡也詘而盡也若玉斷

以復續其異於石終而後詘經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凡晝則詘窮磬為折形以此竹聲濫所謂蕩是也毛詩傳曰磬聲之清者筵磬同音可謂同矣無所不入而後可以立會伯夷隘立志者好之柳下惠不恭立會者好之鏗金聲鏘玉聲其泛言之則通

李氏曰有禦難之臣則姦宄不敢肆有藩捍之臣則外邦不敢犯有衣食之臣則國用足禦難之臣所謂

忠義之臣也藩捍之臣所謂武臣也死封疆之臣也將帥之臣也衣食之臣所謂畜聚之臣也故詩曰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又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櫟為山之茈蔭藩捍之象也六駮在隰能禦難之象也棣與檖皆可養人衣食之象夫有其臣而君忘之此不思之者也君子一聽音而有以思藩捍禦難衣食之臣則其好樂也國之良士將瞿瞿而來蹶蹶而進休休而樂矣君子之於樂也豈聽其鏗鏘而已邪

廬陵胡氏曰號猶伯牙操鍾之號横謂壯氣充盈祭義云横乎四海鄭謂磬當為罄槃古字通用耳磬樂器也或為殺云磬于甸人是也或為折磬折則佩垂是也或為絞訐掉磬是也或為盡磬無不宜室如懸磬聲磬然是也殺也絞訐也盡也皆有死義哀謂婉妙廉猶廉遠地則堂高之廉立志志不可犯濫濫觴之濫有聚意君子以聲合成己之志如上五思也

慶源輔氏曰此亦子夏對文侯辭又據下以教之前

言君之所好者音也夫音與樂相近不同故此又為文侯言古人之聽音亦豈徒哉亦有合成已之志者也君子之志意在得賢而用之耳堅剛之聲號令似之故鏗以立號號令則所警者衆故號以立橫廣大則武之事也故橫以立武磬折也盡也折而盡所以立辨辨而後可以死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封疆尤辨之大者哀則自有廉隅而不流有志者似之志義謂志在

於義也所志者義則不為容悅矣地上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所謂畜聚之臣者如師之君子是也鏗鏘者聲也號與武者義也聲在彼義在我君子不徒聽其聲而已必有感發其在我之意而已猶言鏗鏘以例其餘也

金華應氏曰文佚方以澹泊為可厭則使其聽鏗鏘之可喜者焉方以昏倦惟恐卧則欲其聽之而致思焉且使之思武臣將帥死節志義與夫畜聚之臣則

其志氣感發慷慨興起而視優侏子女之獿雜皆不足以進乎前此子夏之善告君也故嘗謂古今本無異樂而雅俗不容同音顔子問為邦孔子告以樂則韶舞欲其知所慕也繼以遠鄭聲者欲其知所戒也春秋去舜逾千載而鍾鼓管弦之音猶未衰則古今固不可謂有異樂也然鄭聲不可不遠者以其淫而易以溺人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齊宣王自謂非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視魏文侯之惕然自省

則大不同矣宣王迷而未悟故孟子告以今樂由古樂者其辭寛文佚悟而求之故子夏告之以古樂新樂之發者其辭嚴異時文佚能知鍾聲之不比亦畧有見乎樂矣然明於音而聾於官卒未免見笑於田子方葢區區徒能辨其聲而未能得其官以典樂樂官猶然而況於將帥死封疆之大者乎

石林葉氏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周衰天下未有能以身致死而援之者子擊磬於衛荷蕢聞

之以為有心者以此

延平周氏曰鍾磬絲竹鼓鞞之聲既不同而所立者亦不同故君人者聽之亦各沿其類而思其臣也且畜聚之臣又安足思也哉夫君子不畜聚非不畜聚蓋君子畜聚而能散則異乎人之為畜聚也

禮記集說卷九十八